

高光 著

西施

绝代佳人如何变成冷血女人？



男人们在宠爱和蹂躏中改变了她，
而改变男人的，又是怎样一个年代？



西施

高光
◎
著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施 / 高光著. —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2. 2

(高光历史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461-2688-3

I. ①西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26919号

西施

高光 著

出版人: 任耕耘

策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张月阳

特约编辑: 楼时钰

责任印刷: 李磊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: 230071)

经销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营销部电话: 021-56550055

印刷: 上海天华印刷厂

电话: 021-66511302

开本: 710×1020 1/16

印张: 20

字数: 320千字

版次: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61-2688-3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 · 001

范蠡只喜欢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叫西施，是个从未沾染血腥的女人，她的笑像越国的天空，蓝蓝的，淡淡的，真真的。

第二章 · 007

西施说：范郎，我要嫁你，不做什么王妃。做王妃有什么好？千好万好，我不做。

第三章 · 018

她想到范蠡的心事，范蠡似乎不大在乎她的生死，更在乎的是越王与他自己的生命，他们的生命比起西施来，显得更重要。

第四章 · 028

西施正在心里笑，听说要拿下她，心想，你真是糊涂蛋，你当这是我干的？这是大王想干的，他想杀你们两个！但听得夫差说：西施荒淫，拿下她，治罪！

第五章 · 044

西施伏在他身上，真心地感谢他，夫差也是一个好人，有时也做好事啊。西施说：夫差，我真心爱你。

第六章 · 061

西施，你不是那个小丫头了，你学会了杀人，杀人也有瘾，你别上了瘾，一上瘾了再也收不住，你就是一个残杀成性的人啦。

第七章 · 081

入夜，郑旦生下了一个男孩儿，伍子胥跪在地上，大叫：好啊，好，我要感谢上天，我有儿子啦，我有儿子啦！

第八章 · 095

伯嚭的脖子涌血，他躺在床上，看范蠡，说：你要不向我求饶，我就一死。你和你的越王勾践都得死。再也杀不了夫差了，你们就算是彻底输了。

第九章 · 110

三个人几乎是一起扑向床上，姬梦的身形最快，扑到了西施的面前，掐住了西施的脖子，吼叫：我杀了她，我杀了她！

第十章 · 126

夫差想着越王勾践，想着范蠡，想着二十万越军都崩溃了，你一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一定要制服你，一定制服你！

第十一章 · 143

夫差恨恨，怒吼：你是一个笨蛋，放走了他，范蠡就会再为勾践出谋划策，再害吴国的。你怎么这么傻啊你？你……你进监狱里去，好好想想吧。

第十二章 · 157

越王女说：你只能拿我做工具，真可怜，连一个工具都用不好，你用那么多的女人，却只是夜鸡不啼明，你弄不出儿子来，真是可怜。

第十三章 · 171

夫差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抬进宫中，西施与伯嚭与他一起观看。夫差流泪，说：人生短暂，伍相就这么辞我而去了？

第十四章 · 184

勾践笑：范蠡，你别太痴情，她已不是过去的小姑娘了，不那么纯真的，你小心，得了她，会后悔的。

第十五章 · 195

勾践披挂整齐，站在车上吼：夺下吴国，灭亡吴国！

第十六章 · 210

西施冷笑：范蠡，别骗我了，别告诉我，是我做了什么事儿，让你们成功了。看勾践那样子，不可一世，他会再咬人，世上的人也会再多一些变成猪狗。

第十七章 · 226

在范蠡狂欢时，勾践正在宫内看地图，他下了命令，命令把西施的父母押上台去，斩首。把西施的兄弟、弟媳一起斩首。

第十八章 · 240

愤怒的人群扑向范蠡府中，他们用手中的锬、锄、杵、木棍来砸范蠡府第的大门，吼叫：杀，杀那个臭女人，臭婆娘！

第十九章 · 258

一大早听说越王妃自尽了，勾践就去冷宫看，呆呆地看着吊在梁上的越王妃，看了许久。

第二十章 · 271

越王女死了，勾践捶胸大哭，跪在台上，大呼：我的女儿，我怎么命这么苦？我没有亲人了，只剩下一个人在这世上，为什么命这么苦啊？

第二十一章 · 285

西施说：你杀了他，灭了越国，我们再远去他乡，过自己的日子。范蠡说好。

第二十二章 · 301

小洗知道太多的夫差的故事、勾践的故事，还有范蠡的故事，如今的陶朱公不喜欢人家知道太多的范蠡的故事，就决定在半路上杀了她。



第一章 DIYIZHANG



西施是一个美人。她喜欢看蓝天，看花，看上下花溪的人，看上下花溪的土地。她最喜欢夜里躺在花溪中，看星星，花溪水潺潺缓缓，窃窃私语似的，说一些情话。就像范蠡又扯她的手，两人在花溪水旁疯，快活啊，乐啊，咯咯的笑声飘飞出去，把花溪水都笑疯了。她躺在花溪水里，想范蠡，默默祝愿：范郎，范郎，你与越王在吴国可好，我想你……

西施喜欢吃花，嗜花如狂，在春天，当漫山遍野开满了野花时，西施就不吃饭了，她偷偷地吃花，把花萼摘下来，放在口中，品味花香，吃花瓣，用舌尖轻轻舐。这时就像有人在她耳边啾啾私语，悄悄说：吃吧吃吧，你最漂亮。西施吃花时，偷偷地，悄悄地，没人看见。村里人知道她很少吃饭，却不知道她偷吃鲜花。西施喜欢坐在树下做梦，她能看见很多事儿，过去的，未来的，很多她不明白的事儿搅在一起，织成了她的梦。她的梦很准，总是能应验的。她曾梦见扯着一个男人的手，在树下疯跑。就真的扯过。范蠡见到她时，她回眸一笑，笑得范蠡认定此生非西施不娶，以为西施对他有情，他哪知道西施一笑，就笑他是那个梦里牵她手在树丛里疯跑的男人。西施静夜躺在花溪中，花溪水就告诉她一些心事，范郎在吴国做什么，他与越王勾践在做吴王的奴隶，在干重活。越王勾践给吴王养马，喂马，赶车，范蠡跟在车后跑，像一个奴隶。他们住在一间石屋子里，晚上很少吃东西，西施甚至能看到他们流泪。

西施躺在花溪里，对范蠡喁喁私语，说情话：你别太伤心了，有我呢。我想着你，你很快就会回来了，那时就依你，我们成亲，请上花溪村、下花溪村的乡亲们吃酒，我与你就在这里搭一间草屋，住一辈子。你快回来吧。

范蠡与勾践真的住在一间石室里，就住在吴国先王阖闾的陵墓前。越王勾践曾战败过阖闾，如今成了吴王的奴隶，吴王夫差要他天天早上去吴王陵墓上向阖闾赔罪。

勾践与范蠡正在接待一个不寻常的客人，他是吴国的太宰伯嚭。伯嚭好美饰，人很俊秀，脸色奇嫩，如美妇人。伯嚭坐在石屋的毡上，这是一片残毡，是勾践从破车里拣来的，破烂、肮脏。伯嚭不想坐，等越王妃拿来一件衣服，铺在上面，他才勉强坐下了。伯嚭说：范蠡，你与孙武齐名，是有名的谋士，怎么弄成这样儿啦？真可惜啊，可惜。伯嚭看范蠡那眼色有点不大正常。

范蠡说：太宰也知道，越王败了，成了吴王的奴隶，范蠡也就是吴王的奴隶了。伯嚭嘿嘿乐，用一手指轻点范蠡，说：范蠡呀，你能不能跟我去太宰府上，我喜欢你，要跟你喝酒。

范蠡看勾践，勾践笑：去吧，去吧。

伯嚭的太宰府有许多童子，人人面目姣好，但没见到女人。伯嚭请范蠡饮酒，酒醉了，伯嚭说：范蠡，我喜欢你这个人，你是个真男人。伯嚭凑近来，呼吸相接，声息相闻，让范蠡几乎窒息。伯嚭说：大王喜欢越国，我不喜欢。越国的土地太贫瘠了，做个女人呢，就不丰满，缺水，太干。做个男人呢，就没骨头，没阳刚之气。谁喜欢？大王也不在意，像是打了半天仗，只挣到了一根狗骨头。大王喜欢越王勾践，我喜欢你。

范蠡的头发丝一耆一耆的，他低下了头。伯嚭乐，啾啾地乐，像是蛇在草地上爬行，草地在啾啾响。他厌恶伯嚭，但不能表白，伯嚭是太宰，他只要轻轻哼一声，就能杀了勾践，杀了范蠡。范蠡轻轻咬牙，他吞下了苍蝇，但还得笑着吞，只要表示出一点儿不满，他与勾践就只能一死。他抬头看伯嚭，笑着说：太宰喜欢范蠡，范蠡万分感激。

伯嚭摇摇头：你不说实话，你只是怕，怕死。你不光怕自己死，更怕勾践死。人活在世上，只要有一怕，就没法儿活得洒脱。你得听我的，做我的男人。你看，太宰府中是不是缺点儿什么？缺什么？什么都不缺，只缺一个男人，我也不是男



人。

阴柔充斥着整个府第，脚步柔柔，声音委婉，一睇一颦，都是美艳神色。但你想做到这些的都是男人，甚至是一些男孩子，你就不寒而栗。范蠡装作不解，但他不能永远不解。伯嚭不愿意，伯嚭不愿意他们活着，他们必死。伯嚭说：你喜欢不喜欢我的府第？范蠡笑：挺好的。伯嚭说：你别装样子，想对付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要喜欢我，就做我的男人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明天，只在明天，你与勾践都得一死！

范蠡只喜欢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叫西施，是个从未沾染血腥的女人，她的笑像越国的天空，蓝蓝的，淡淡的，真真的。但要他喜欢一个男人，一个没有一丝男人气的男人，他不愿意。

伯嚭说：我只喜欢你，像大王喜欢勾践。大王喜欢折磨勾践。我不折磨你，真心爱你。

范蠡很痛苦，他不愿与伯嚭亲热。但伯嚭的眼光那么迫切，只是盯着他瞧。他不愿意行吗？范蠡说：我不习惯，你让我慢慢习惯了，再来，好不好？伯嚭乐一乐：我马上就要，你不听，去死吧。你得死，勾践得死。听说你还有一个女人，她很美，叫西施。是越国会稽城外上花溪人，她也得死。

伯嚭忽地大叫：来人啊，把他带去，好好洗一洗，这么脏，像头猪！

浴池里的水很清，水也很热，范蠡坐在水中，心咚咚跳。三个童子来为他洗身体。他很脏，真的很脏，做人家的奴隶，脏得令人恶心。童子洗他的身体，也侵犯他，拿他当男人，他们自己早就不是男人了。童子的手很轻柔，很有情意，他们替伯嚭表白着心意，渴望男人。

用锦衣包裹着的范蠡像个婴儿，被抬到了内室，伯嚭坐在凭几旁看他，那神态像是饱厌的母狮看一头公羊。伯嚭一挥手，童子们退下去，他扯着范蠡的手，说：你不喜欢我？范蠡笑笑：我……我不习惯。我做过越国的上大夫，但从未有过男人……

伯嚭依在他身上，流泪了，他说：谁喜欢这个，谁就是王八蛋。我也是……他嘤嘤哭泣，像是个女人。他伸展开身体，把身体全打开，是一个女人的柔媚动作，没一丝男人味道。他说：我是个女人，范蠡，我是女人不假，但也得给一个我心爱的男人，我真心爱你，从在会稽山上看到你，我就明白了，我一辈子只能牵挂你

了。

抚摸男人不是一种熟悉的体验，范蠡在体味一种陌生。伯嚭真的很投入，身体颤抖，眼睛微闭，神志尽在范蠡身上，他用心体会范蠡的回应。范蠡心里想着西施，抚摸着伯嚭的身体，他想象着：一丛丛的花儿在怒放，西施在花丛下，呼吸急促，双眼微闭，在等待他的亲热。范蠡感到一种久违的激动，他还是一个男人，不光是一个为人赶车、做杂活的奴隶。伯嚭悄声细语：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你是范蠡，天下最有本事的男人，你是同孙武齐名的谋士。我喜欢，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。伯嚭在呼唤他的自尊，呼唤他的爱。他爱男人吗？伯嚭说：我不是男人，是你的女人。军中很少有女人，只有变童，伯嚭乐意做他的变童。范蠡知道，一切都是给他准备的，这府第、这些男童，连伯嚭本人，都是给他的。这一刻他忘了西施，忘了西施是他的挚爱，他忘得很快，只注意了自己的心绪，体会着野兽的快乐。他说：我还行，我也喜欢你。伯嚭很兴奋，轻声地呻吟，像一个受伤的女人，轻声地呻吟，呻吟有些不知耻，有些放荡。他不在乎，他不必再在范蠡的身边装假了，可以把自己的伤痕展开给范蠡看。

两人欢娱，十分融洽。范蠡一旦敞开自己的心扉，便是一个勇猛的男人，他释放自己，觉得自己真的很勇猛，真的是一个强壮的男人。伯嚭鼓励他，给他眼色，那是柔媚的眼色，是女人的眼色。他体会到，女人男人其实只是一种表象，只要你真的喜欢，一切都是那么恣肆，那么放荡，那么自然。

伯嚭说：你明白我的心吗？我是一个楚人，我是楚人。我的父母都是楚人，他们死了，死在吴王的军卒手里。是老吴王。他的人攻入楚国，一个院子里有一棵树，树下永远飘着花香，他们在那棵树下，奸污了我的娘，杀了我的父亲。父亲说，我是楚国的大夫，你想杀人，杀我好了！放了我的老婆和儿子！军卒很强壮，扯过了他，把他也捆在树上。槐花是一种有怪香气的花串，伯嚭一生只对槐花过敏，只要一接触槐花，就要呕吐。那一天，他只看到吴军的军卒，觉得他们太高了，太大了，是强壮的男人。他那时只有九岁。天黑时，他的身边没有活人了，只有一具具死尸。他被捆在树上，三天两夜，昏死过去，再醒过来，他流泻了，从那一天起，他不敢睡，只要一睡就流遗。最后他成了一个女人……范蠡也流泪，他为伯嚭的不幸流泪。

伯嚭说：我没长大……范蠡说：你是太宰，是一个强壮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欺负你。



伯嚭叹息，依在范蠡身上，说：跟你，我心里有底了。

勾践看范蠡，范蠡拿回许多好东西，放在地上，摆好，有鼎，有盆，有觶，有豆，食物很丰盛。但勾践坐在那里不动，他不吃。肚子不矫情，咕咕响，脸上表情很冷峻。范蠡说：主人，吃一点儿吧。这些平时很难吃到的。勾践不语，只看范蠡。范蠡说：这都是伯嚭送的。主人吃一点儿吧。勾践说：我不明白，伯嚭为什么对你好。范蠡看看越王妃，说：他对我很好。勾践大声叫：我告诉你，我不明白。范蠡低下了头，说：他喜欢我。勾践大叫：你是女人吗？你是西施吗？他喜欢你？他喜欢你什么？你一个臭男人，他为什么喜欢你？

范蠡轻声说：主人，我不是女人，他是女人。

范蠡出去了，站在外面，看山上的陵墓。吴王阖闾死了，埋在这里，吴王夫差抓住了勾践，让勾践天天早上去墓前跪拜，说自己是罪人。

范蠡心里有些委屈，勾践不相信他，他心里难过。

勾践出来了，站在范蠡的身后，轻声说：范蠡，对不起。

范蠡说：没什么，主人。

他只能叫勾践主人。

勾践说：我只怕你背叛我，你要背叛了我，我只好自尽。

范蠡说：主人，你不会自尽的，为了谁，你也不会自尽，你想赢，想赢夫差，你能忍受下去。

伯嚭躺在床上，舒展开自己的身体，叫童子来为他捶背，问：你们说，范蠡喜欢不喜欢我？童子说：他喜欢，他喜欢你。伯嚭笑笑：他有女人，还没成亲，那个女人叫西施。童子说：太宰，你可比女人还女人。伯嚭说：小子，你是这么说，得范蠡说，才行。童子说：太宰，你就跟大王要范蠡，让他做你的变童。他敢不听吗？

伯嚭笑：小崽子，你当范蠡是你呢！一见了太宰，就满脸是笑，他傲着呢。怕不那么容易。

童子说：他不听行吗？连他的大王都给咱大王赶车了，他做什么？在别人那儿傲行，见了太宰，他得乖乖的。

伯嚭拜见夫差，夫差说：伯嚭，你也会玩了，小心范蠡，他可不是个变童，小

心他玩死你！伯嚭乐：大王，他好着呢。君臣笑，其实都不把范蠡看在眼里。夫差说：你來找我，又有什么主意了？伯嚭说：大王，你得換宮人了，宮中的女人太老了，大王派我去越國，去尋找美人，以充後宮。

夫差問：你又有什么主意了，說吧。

伯嚭說：范蠡有一个妻子，沒成親呢，叫西施，據說是天下最美的美人，我想把她弄來，給大王。

夫差一笑：你打范蠡的主意，他会恨你。

伯嚭說：他不愛我，就叫他恨我好了。



第二章 DIERZHANG



文种代越王勾践监国，见伯嚭太宰来了，分外热情，请他饮酒。伯嚭是越喝脸儿越白，只是沉着脸看文种。文种心里不托底，轻声问：太宰来越国，有什么事，请吩咐吧。

伯嚭不语。文种一挥手，把下人都打发出去，再问：太宰，有事请说吧。

伯嚭说：越王心里想什么，大王心里有数，伯嚭心里有数，文种大夫心里也有数。你想害吴王，可人家心里有数，你就害不成。你说是不是？文种赔笑，说：太宰喝醉了，太宰喝醉了。伯嚭大喝一声：文种，别跟我来这个，你要肯跟我说真话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要不肯，我就走。

文种吓得跪下了，叩头：太宰啊，越王可是在吴王手下做奴才呢。你一句话不要紧，他的命可就没了。

伯嚭手里玩酒杯，说：文种，谁心里都明白，越王想保命，想再灭吴。吴王又不是傻子，他不明白？文种跪下，叩头：太宰，请指教。

伯嚭蹲下身子，说：你别跪我，像我欠你的，你要我跪你，我就跪你。人一跪下，就是有所求。那个受你跪的，保不住就丢了脑袋，你以后别跪我，我跪你好

了。

文种回头，一声招呼，来人摆下了珠宝玉器、奇珍古玩。

伯嚭翻了一下眼皮：你想收买我？

文种赔笑：只给太宰一点儿孝敬。

伯嚭说：我告诉你，大王想要美人，你明白了？

文种说：这好办，我派人下去，找美女。要多少人，都行啊，文种当尽全力。

伯嚭说：要美女，你懂吗？文种看伯嚭，伯嚭说：你会很为难的，大王最想要的美女是西施，是西施，你懂吗？

文种半晌无话，说：太宰，你饶过她吧，她可是范蠡大夫的妻子啊。伯嚭笑：我知道，你当大王不知道？范蠡怎么了？他不是大王的奴才吗？他的大王勾践都做了大王的车夫，他敢抗命吗？你是越国的守国大夫，敢抗吴王的王命？

文种说：我怎么办？太宰，你去找西施，还是我去。

伯嚭笑笑：一起去。

伯嚭看西施，久久没出声。他只是盯着西施瞧，瞧了一会儿，对文种点点头。文种说：西施姑娘，这是吴国的伯嚭太宰，他有话要对你说。

文种就出去了。

伯嚭说：没想到，你长得这么美。西施问：是范郎要你来找我的吗？伯嚭笑了：不是，我是替大王来找美女的，你被选中了，做大王的宫妃，明日就随我去姑苏。西施说：我已嫁与范郎，怎么能去做宫妃？伯嚭说：你去不去？不去，范蠡与勾践只能一死。西施流泪。伯嚭说：你是越国人，和越国的一切宝物一样，都属于大王，你要不去，就是反叛。女人是什么，像宫里的珠宝，像花园里的花草，有什么用？给大王看的，给大王用的。你是范蠡的女人，没用的。是谁的都没什么用，你只是大王的。你可以哄哄吴王，让他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范蠡与勾践就只能一死。

西施哭泣，她问：我去吴国，能不能见到范郎？

伯嚭说：见他做什么？他是奴隶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身份，没有钱，活着，也是一具僵尸。你找他，不如不找。

西施说：他是我的人，我要见他，我要见他。

伯嚭说：你要见了他，吴王知道了，他会一死。你想他死吗？西施说：我不想他死，我不想他死。我要是去吴王宫里，范郎能不死吗？伯嚭凑得近了，轻轻说：不一定，他是死是活，跟你没多大关系，你是吴王的妃子，活得金贵，他算个什么



东西？你顾不了他，只能先想你自己。你进了宫，大王要是喜欢，你就有好日子过。他不喜欢，一声令下，就有人杀你。你是女人，可不懂得女人是凭什么活在上，还要活得好，活得滋润。你得卖力气，把女人所有的本钱都用上，拼命地讨好大王。你是美女，可大王有许多美女，就像是珍馐美味，吃腻了，再多再好有什么用？别的妃子不会像你，她们讨好大王，为的是弄个儿子，做一个王后啊什么的，你不是，你要拼命讨好他，不然勾践的性命、范蠡的性命，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丢了。

西施说：太宰，看你人长得好，一定是个善心肠，你就帮范郎一把吧。伯嚭笑声尖细：别别别，你记着，没有善心人，这世上只有狼，没有人。你千万别把我当成善心人，我受不了这个。

夜里，伯嚭喝一点儿酒，酒劲儿一上来，他叫几个童子把西施叫来，要她在帐内为他斟酒。伯嚭说：侍候男人是很精美的活计，你要知道男人的心思，男人想什么，喜欢什么，要什么，不必说，就知道你是女人，长一副好脸子，可不是一个好女人。脱去衣服，快，快，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女人。你在我眼前，尽可放心，什么天生丽质啊，什么国色天香啊，没用，我根本就看不见，不动心，全当是一堆泥土。你就当我不是个人，不是个男人，该怎样就怎样。他看着西施，说：要说你这个人，真是个美女，只是你做吴王的妃子，不占什么优势。

西施身体抖，像是被弄进了地狱。她怎么啦？梦中的情景不是这样的，她有男人，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，男人体贴她，呵护她，对她一百个好。怎么也不会拿她当成一只鸟，一只待宰的鸡一样，评头品足。伯嚭看她，说：你恨我吧？西施放声而哭，伯嚭反而扑哧笑了：不要紧，你进了吴王宫，就知道那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那时你就该想到我，感谢我了。你记着，我头一个告诉你的，你不是人，只是一头野兽。

西施看伯嚭，伯嚭像是买下了她，用他的尖尖手指来碰她，摸她，她一阵战栗，受不住了，泪水哗哗流。伯嚭说：别受不了，你的身体，从今天起就不是你的了，是大王的，大王喜欢要它怎么样，就得怎么样。你懂吗？要忘了你是一个女人，吴王宫里有许多女人，女人在宫里，和珠宝玉器、宫殿楼阁一样，都是大王的财产，楼阁亭榭是不动的景儿，女人是动的景儿，你们和那些宫殿在一起，是大王眼中的一幅画。记住了这个，你才能活下去。